自己动手种瓜菜

自从大棚种植技术推广以来，北方的人们也可以常年吃新鲜蔬菜了。不论什么季节，超市菜摊摆满各种瓜菜、任挑任选。可做成菜摆上饭桌，吃到嘴里老觉口感清淡、味道不浓。又到菜肥瓜圆季，不由得想起我和妻子种菜的事儿。

我家院子南面有块空地，闲置多年。地里乱石成堆，杂草丛生。那年，春寒未尽，土地刚刚解冻，妻子就忙活开了。她搬走乱石、清除草根、填平土坑，焚烧杂物。几天的时间，就整出半亩多地。接着，扎上围栏，平地、上粪、深翻、整畦、下种……等到夏日，园子里新苗吐绿，郁郁葱葱。

菜园围栏下点种了葫芦、蕃瓜，刚散开毛叶。墨绿墨绿的，蕴含着生命的活力。园地一分为二，左别种了土豆，幼苗破土而出，大拇指粗细，尖儿乏着些红光，攒着头往上冒；右边整成大小均匀的畦子，种了菠菜、白菜、水萝卜、圆菜。空闲处还补上葱、蒜、芫荽、蚕豆……菠菜已尺把高，嫩绿嫩绿的，满身珠光宝气；白菜也一棵棵树起来，白绿相间，翡翠般显示着富态；圆菜更打眼，碧绿的叶片，围成一朵朵硕大的玉牡丹，落地生根，横竖成行；水萝卜最可爱，它们个个缨绿茎红，好似一只只低头啄食的大公鸡，尾巴上的翎毛还颤呀颤的。芫荽散开细叶，葱蒜泛着深绿，蚕豆努出柔芽，它们舒茎展叶，鼓足劲往高长。每到傍晚，在生产队劳动了一天的我和妻子看着这满园的菜宝宝，疲劳和困乏一扫而光。我们披星戴月，在园子里间苗、锄草、掐尖、施肥、浇水，精心伺弄着这群鲜活的“新生儿”。

夏季的夜晚，风清月爽。蛙声阵阵，菜香脉脉。我们浑身轻松，把菜们伺弄舒坦了，四口人围坐在菜园边空地上，开始晚餐。一盆黄灿灿的小米稀粥，几片陈年的腌圆菜叶子，在现在人看来，猪也不下口的东西，却是我们的美餐。四口人勺舞碗飞，狼吞虎咽，星儿眨了几个眼，就盆光碗尽。两个孩子仍不满足，跑进菜园子拔了水萝卜、菠菜当零食。口里嚼着▮菜，还在菜园里找乐。他们追赶流萤、捕捉飞虫，把蛛网打得粉碎。玩累了，带了满身的汗水回到我们面前。女儿亲昵地偎依在妻子的怀抱，进入梦乡。儿子蹲在我俩中间，诉说着一天遇到的新鲜事。

清风送爽，月朗星稀，飞虫嗡嗡、夜莺啼唱。菜园里菠菜穿苔、白菜伸腰、圆菜抱头、蚕豆吐丝、水萝卜摆尾。多美的夜呀！儿子站起身，小手指着弯弯的月儿，顺口念道：“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稚嫩的童声似天簌之音，把我和妻子引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场雷雨、整天烈日，蔬菜、瓜们发疯似的往大长，菜园成了我们家的绿色仓库。菠菜长高了，天天拔回来，洗净切碎，和土豆烩到一块，加上用葫芦籽炒糊压面做成的酱，色泽鲜明，可口耐饥；白菜切成条、水萝卜拉成丝，用盐水腌了。吃时，佐以芫荽、葱、蒜，红白绿相间、脆嫩爽口。蚕豆挂满角角，一把把摘回来，截成节，热水锅焯了，拌上调料，色鲜味佳，下口解热。秋天到了，葫芦、蕃瓜、土豆也上了饭桌。蒸上煮了，土豆绽开皮儿，像熟透了的棉桃，白生生。吃在嘴里，绵乎乎；葫芦、蕃瓜水淋淋、甜生生，落口嫩酥。稍微咀嚼，就顺着食管流入胃中。

收秋的时候，菜园里的土豆个个似拳头；葫芦、蕃瓜大都超出篮球；园菜比脸盆还大。芫荽编辫，豆角穿串、葱成捆、蒜装袋。一家人放开肚子吃了一秋，还贮存了半地窖，足够过冬度春。

其实，无论自已亲种还是超市买来，瓜菜质量都是一样的。但自己动手种植的瓜菜是劳动所获，洒满汗水、充满希望、记录了劳动的过程、积淀着生活的阅历，怎么能没有味道。

文/宋福恒

手戳与手表

在我的床头抽屉里存放着两样东西，至今也没舍得扔，那就是一个手戳和一块天津产的东风牌手表。

手戳是1970年刻的，因为有点文化，当时很快就被选上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科左后旗常胜公社平安大队第一生产小队会计了。当会计要给社员开公分票，公分票上要盖会计的手戳，于是就找人刻了个手戳。刻手戳的是个辽宁手艺人，手戳的材质是木头的，方戳，黄色，记得当时手艺人也没和我要钱。

1971年我改行当了教师，1973年至1976年我到通辽师范学院读中文系，这个手戳就一直闲置着。等到1976年秋大学毕业了，开始领工资需要盖章，我的手戳又派上了用场，一直到凭卡领工资，我的手戳就光荣的“下岗”了，一直放在我的床头抽屉里，舍不得扔，成了古董。有时我会拿出来，摆弄摆弄，感慨万千。

手表是1976年买的。大学毕业后，当时我被分配到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科左后旗八大中学之一的平安中学，和我一起被分配到这个学校的还有吉林师大毕业的天津知识青年宫同津老师等人。那时毕业工资也就40多元，吃食堂一天伙食费学校就收1斤粮票2角6分钱，很是划算。这样每个月的工资就攒下来了。放寒假宫同津老师要回天津过春节，我给他120元，让他捎一块天津产的东风牌手表。东风牌手表当时价位是110多元，宫同津老师剩下的余钱给我买了两双袜子。

这块手表我一直戴着，中间修过两次，后来实在不行了，修不了了，但我还是没舍得扔，也是一直放在床头抽屉里，有时也会拿出来看看，同样也会勾起我的好多回忆，想起了宫同津老师，我们一起同吃同住同教学的场景来。那时谁也没成家，一人吃饭全家饱，无忧无虑啊！

人一生都在路上走，不管走多远，都无法走出故乡的版图。有了匆匆的脚步，便有了希望。手戳与手表，它记录了我的人生轨迹，它见证了我的生活真谛，像我的儿子女儿一样，也成了我的宝贝，我要永远留住它，因为它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文/白守双

我的二姐

我的同宗二姐，中等身材，瓜子脸，柳叶眉，眼睛不大却非常有神，她很喜欢扎马尾辫儿，浑身上下透出一股文质彬彬的学者气质。

她是我堂伯的女儿。堂伯是老私塾底子，做学问，识文断字，对二姐的影响很深。伯母是乡村接生员，为人善良，处事特别有恒心、有耐心、有爱心，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她是二姐成长的启蒙老师。

在我心目中，二姐简直形同异类，她好像就是为做学问而生的，在村姑当中，她鹤立鸡群，特立独行，气质俨然就是大家闺秀。

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二姐参加了考试，未能得中。按理说，当时在我们乡村能念到高中毕业的，特别是女孩子，简直都是凤毛麟角，下来到村里当个民办教师也可以的，几年后找个婆家嫁人。二姐呢，却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她仍执意坚持复读，对于二姐的离经叛道，堂伯和伯母是她的坚强后盾。结果复习一年，再次参加高考仍未考上。二姐也不灰心，继续坚持再复读一年。由于不断总结经验，沉着冷静迎战，1979年的高考，二姐终于如愿以偿，考取了医学院。

正所谓知识改变命运，提起二姐的3次高考，村里人没有不佩服的，都夸二姐有毅力、有出息，更赞堂伯伯母有眼光，在二姐屡试不中的情况下仍能举全家之力全力支持，不带一丝儿埋怨，在他们面前只有鼓劲加油鼓劲，终获成功，也是情理使然。二姐，为村子里的后生学子们树立起了追赶的标杆。

自此，每每提起二姐，伯母都很骄傲。就拿去医学院探望二姐这件事说吧，伯母一打开话匣子，就可谓滔滔不绝。她说二姐胆子比以前大多了，学习刻苦，晚上睡觉，竟敢搂着人体骨骼标本入眠！还说起二姐带她到人体标本库里参观的事，我们简直就像听故事似的，既新奇，又害怕。她说，库里面用福尔马林浸泡的人体标本，老年的、年轻的、男的、女的都有。上解剖课时，二姐非但不害怕，反而还入了迷，她想把人体各部位的密码都破译、读懂、吃透，梦想着毕业后做一个好医生。

二姐毕业后，被分配到公社医院实习。经过工作实践锻炼，她如鱼得水，进步得非常快。为了实现高考的梦想及完成学业二姐33岁才结婚，姐夫也是一位志向远大的寒门学子，地质大学的高材生。他们夫妻同类，都是做学问的，好事不怕晚，总算是觅到了知音。

多年以后，我为了谋生，从山东老家辗转来到东北工作。

这些年，陆陆续续回过多趟老家，二姐的口碑不错。话题大都是村里谁谁病危快不行了，多亏二姐及时抢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等等。本来在我的印象当中，伯母的口碑就很好，她接生不论贫富，都一视同仁，村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她接生的，加起来能有一二百人了。现如今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姐的口碑远超其母。

目前，二姐已成为老家县人民医院首屈一指的权威专家。

文/李凤高

草上飞

内蒙古金戈铁马、烽火边城的往事夯进草原的金界壕，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你念念不忘的往事呢？推开记忆的大门，时光的船逆流而上，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

来稿请在电子邮件“抄送主题”一栏填写“草原往事”。同时，为了方便发放稿费，请在稿件中附上通讯员中国银行的卡号。

Email:bfxbcyws@163.com